

《灵枢·官针》刺法及其汉以前应用探析

郑端新, 黄龙祥

(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, 北京 100700)

【摘要】 文章首先辨析《灵枢》针刺法专篇《官针》中存在歧义的“官针”“十二节”两个概念, 继而梳理了“九针应病与刺法”“九变与三变”“十二节与十二经”“刺气穴之三刺与脉刺之三刺”“五刺与诸刺法”5 对繁杂的关系, 考察了各刺法汉以前的应用, 认为《官针》所体现的是经脉理论确立之前, “针至病所”理念指导下的以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为主的分层而治的刺法, 从而为准确理解《官针》刺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与观点。

【关键词】 《官针》; 刺法; 皮脉肉筋骨; 针至病所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45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 A

DOI: 10.13460/j.issn.1005-0957.2025.03.0369

《官针》是研究古代针刺法的重要文献, 见载于《灵枢》。此篇紧扣“官针”之题, 以用针之过引施针之宜, 论述了“九针应病”“九刺”“十二节刺”“三刺”“五刺”5 个主题, 其中“九刺”应“九变”, “十二节刺”应“十二经”, “五刺”应“五脏”。研究《官针》者众多, 但经文中的基本概念分歧、刺法本质等重要问题, 仍待探讨。基于此, 笔者从辨基本概念、理刺法关系、探汉前应用 3 个方面加以论述, 以期展现出《官针》的本来面目。

1 辨基本概念

辨析概念, 是正确理解文义的重要一步, 以下就古今解读分歧较大的两个基本概念“官针”“十二节”加以考辨。

1.1 官针

关于“官针”之“官”的理解, 古代注家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两种。其一, 以张介宾为代表, 认为“官, 法也, 公也。制有法而公于人, 故曰官针”^[1]; 其二, 以马蒔为代表, 认为“官者, 任也。官针者, 任九针之所宜也, 故名篇”^[2]。

张介宾所言, 意指“官针”为可颁布于众的九针的法度。对此可以结合《灵枢》中“官”字的用法予以辨析, 《灵枢》中相似语境下的用例还有“官能”, 然

“官能”所述乃知人善任, 无法置于张介宾释“官针”语境之下, 但是可以置于马蒔所释“官针”语境之下, 即“任人所能”。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, 《官针》开篇即明言“凡刺之要, 官针最妙。九针之宜, 各有所为, 长短大小, 各有所施也, 不得其用, 病弗能移”^[3], 此即对“官针”最恰当的定义, “官针”之妙在于明九针之宜而有所施, 即马蒔之“任九针之所宜”。

“官针”概念的辨析, 对于整篇经文的理解有重要意义。知“官针”之义, 再读《官针》, 会明白为什么《官针》首先论述了“九针应病”, 也会自觉地将此与下文刺法联系起来(相关内容见“2.1 九针应病与刺法”)。

1.2 十二节

十二节, 马蒔释为“十二节要”^[2], 张志聪释为“节, 制也, 言针有十二节制”^[4]。张氏之说较马氏更进一步, 《说文·竹部》“节, 竹约也”^[5]。节, 在《汉语大字典》中即引申有“准则、法度”之义^[6], 而能成为制则、准则者, 也必是“节要”之法。遍查《灵枢》《素问》, 有多处曰“约”曰“节”者, 实指准则、标准, 其中刺法标准曰“刺节”“刺约”, 如《刺节真邪论》言“刺有五节”, 便是论述了“振埃”“发蒙”等 5 种带有标准性质的定式刺法。

《官针》“凡刺有十二节, 以应十二经”^[3], 其“节”

作者简介: 郑端新(1990—), 女, 硕士, Email: 1577271634@qq.com

通信作者: 黄龙祥(1959—), 男, 研究员, 博士生导师, Email: hymhlx@163.com

字正合此义。结合经文可知,十二节刺指可与十二经相应的十二种刺法标准,具体而言,指“偶刺”“报刺”“恢刺”“齐刺”“扬刺”“直针刺”“输刺”“短刺”“浮刺”“阴刺”“傍针刺”“赞刺”12种定式刺法。知此“十二节”之义,可以帮助理解《官针》的学术背景——“针至病所”刺法的应用盛况(相关内容见“2.3 十二节应十二经”)。

2 解刺法关系

《论针灸‘皮肌肉筋骨’层次论治方法》一文指出:“《内经》中的九针即为不同层次(筋脉肉皮骨)的病变而设”“《灵枢·官针》所载的‘九刺’‘十二刺’‘五刺’等刺法中,除个别是描述选穴规律外,多为针对不同层次病变的刺法”^[7]。本节尝试进一步详细理清繁杂的针具与刺法关系、不同刺法之间关系,从而展现出《官针》的本来面目。

2.1 九针应病与刺法

《官针》首论“九针应病”：“病在皮肤无常处者，取以铍针于病所，肤白勿取。病在分肉间，取以员针于病所。病在经络痼痹者，取以锋针。病在脉，气少当补之者，取以鍤针于井荣分输。病为大脓者，取以铍针。病痹气暴发者，取以员利针。病痹气痛而不去者，取以毫针。病在中者，取以长针。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，取以大针。病在五脏固居者，取以锋针，泻于井荣分输。取以四时。”^[3]

与《官针》此段相似的文字又见于《灵枢》之《九针十二原》《九针论》，三篇所述几无差别。需要注意的是，“九针应病”为后文刺法的出场做了铺垫——“病在皮肤”“病在分肉之间”“病在脉”“病为大脓”“病痹气暴发”“病痹气痛而不去”“病在中”“病水肿不能通关节”“病在五脏固居”（“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”一句，参《太素》《甲乙经》等可知为注文混作正文），除“病在中”“病水肿”二者外，皆为后文九刺、十二节刺、五刺所应之病种。

2.2 从“三变”到“九变”

《官针》“凡刺有九，以应九变”，可简称为“九变刺”，指“输刺”“远道刺”“经刺”“络刺”“分刺”“大泻刺”“毛刺”“巨刺”“焮刺”9种刺法。结合经文可知，大泻刺刺大脓，经刺、络刺同属脉刺法（“脉刺”见于《天回医简·刺数》，指刺经脉、络脉，《灵枢·官针》作“经刺”“络刺”），分刺刺分肉之间，浮刺刺皮

肤，焮刺刺筋、骨之痹（《太素》：“病在筋，调之筋，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；病在骨，卒针药熨。”^[8]），这9种刺法所展现的，是在痼疽刺法（详见3 探汉前应用）之后，逐渐发展的“针至病所”理念指导下的，“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”分层而治的刺法。

在九变刺中，“输刺”“远道刺”“巨刺”3种实为取穴法而非刺法。输刺、远道刺对应于以刺脉输论治脏腑病变，其中五脏病的刺法有着不同角度的更为细化的论述，相关内容可参《素问·调经论》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等。巨刺之法，因“左取右，右取左”的选穴特征与缪刺易混，故而《素问·缪刺论》将其与缪刺法对举，其论曰“邪客于经，左盛则右病，右盛则左病，亦有移易者，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，如此者，必巨刺之，必中其经，非络脉也”^[9]。

《灵枢·寿夭刚柔》：“黄帝曰：刺有三变，何谓三变？伯高答曰：有刺营者，有刺卫者，有刺寒痹之留经者。黄帝曰：刺三变者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刺营者出血，刺卫者出气，刺寒痹者内热。”^[3]结合《官针》经文可知，“经刺”刺大经经络经分，指刺大脉循行路径或分叉处的络结；“络刺”刺小络之血脉，属三变刺之“刺营”；“分刺”“毛刺”“焮刺”皆三变刺之“刺寒痹”法，其中“分刺”是刺痹之通用刺法或基础刺法。足见九变刺乃在三变刺基础上进一步分化而成。详见表1。

2.3 十二节应十二经

长期以来，由于《官针》所载刺法很难直接用经脉理论阐释，人们对经文“凡刺有十二节，以应十二经”一句多隐而不释。十二节刺与十二经到底有没有或有什么样的关系？这一问题，是准确理解《官针》刺法所不可逾越的。笔者通过研读《灵枢》《素问》，在《素问·调经论》中找到了答案。《调经论》末段黄帝与岐伯问答同本问题密切相关：“帝曰：夫子言虚实者有十，生于五脏，五脏五脉耳。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，今夫子独言五脏。夫十二经脉者，皆络三百六十五节，节有病必被经脉，经脉之病皆有虚实，何以合之？岐伯曰：五脏者，故得六腑与为表里，经络支节，各生虚实，其病所居，随而调之。病在脉，调之血；病在血，调之络；病在气，调之卫；病在肉，调之分肉；病在筋，调之筋；病在骨，调之骨。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；病在骨，焮针药熨；病不知所痛，两跷为上；身形有痛，九候莫病，则缪刺之；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，巨刺之。必谨察其九候，针道备矣。”^[9]需要说明的是，此问答中“其病所居，随而调

表 1 九变刺与三变刺对照表

九变刺	三变刺	说明
输刺者，刺诸经荣输脏输也		取穴法
远道刺者，病在上取之下，刺腑输也		取穴法
经刺者，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	刺营	
络刺者，刺小络之血脉也	刺营	
分刺者，刺分肉之间也	刺寒痹	
大泻刺者，刺大脓以铍针也		痈脓，在《九针论》中有“痈痹”之称，刺痹之法在刺痈基础上发展而来
毛刺者，刺浮痹皮肤也	刺寒痹	
巨刺者，左取右，右取左		取穴法
焠刺者，刺焠针则取痹也	刺寒痹	

之……淬针药熨”一段，《太素》所载之文明显优于《素问》：“视其病所居，随而调之。病在血，调之脉；病在气，调之卫；病在肉，调之分肉；病在筋，调之筋，焠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；病在骨，卒（焠）针药熨。”^[8]

以上经文解说了十二经脉病调治之法，仔细阅读不难发现，在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认知的指导下，经脉之病“视其病所居，随而调之”，这种随病所在而调治的“针至病所”治法，并非基于常规的十二经脉分部理论。

再回到《官针》十二节刺法，赞刺直针痛处，输刺应针疽处^[11]，报刺随所病，偶刺治心痹直对痛所，恢刺治筋痹刺筋部，短刺治骨痹刺骨所，直针刺治浅表寒痹取皮部，浮刺治肌层寒痹浮取肌，其余齐刺、扬刺（《太素》作“阳刺”）、阴刺、傍针刺则是治不同层次的痹证，显然也需要随所在而刺之。此 12 种定式刺法正合于“视其病所居，随而调之”。这提示在经脉分部理论确立之前，古人已经总结出许多临床有效的定式刺法，反映了“针至病所”理念的应用盛况。

“凡刺有十二节，以应十二经”的说法即来源于此。然“十二”这个数字，也当然不能与经脉分部理论十二经一一对应，此乃受数术影响，选取了彼时具有代表性或比较成熟的 12 种定式刺法而已。

2.4 别“三刺”于脉刺

《官针》“三刺”，指浅刺绝皮、少深刺绝皮至肌肉、极深刺已入分肉之间三个层次，分别出阳邪、阴邪、谷气，相关解说另见《灵枢·终始》，是刺气穴的一种方法，与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所论刺脉之浅、中、深之“三刺”法相应。脉刺之三刺，是指刺脉或脉输时根据邪气之深浅而定针刺之深浅，浅刺者陷脉即止，深刺

者则针及脉下壁即止，深浅之间为中等深度。两者相应之例，如《素问·水热穴论》论刺脉之浅者曰“夏……取盛经分腠，绝肤而病去者，邪居浅也”^[9]；《官针》论刺气穴之浅者曰“先浅刺绝皮，以出阳邪”^[3]。

《官针》于诸多“针至病所”刺法之下，单列刺气穴之三刺法，体现的或是“针至病所”向“气至病所”发展的过渡期。所谓“气至病所”的刺法，是在经脉、膜原等理论确立之后，以取经脉之输的脉刺法、取募穴的募刺法，以及由分刺法演变而来的刺气穴法等为主的刺法。

2.5 并“五刺”于诸刺

五刺，乃刺五脏之外应。这 5 种刺法并不是新的刺法标准，乃前文所述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五痹的定式刺法，只是从五脏五应的角度重新表达，换一个新名称而已。所谓“半刺者”即九变刺之“毛刺”；“豹文刺者”即九变刺之“经刺”“络刺”；“关刺者”即十二节刺之“恢刺”；“合刺者”即九变刺之“分刺”；“输刺者”即十二节刺之“短刺”^[10]。详见表 2。

3 探汉前应用

《官针》记载的刺法从字面上看共有 26 种，去掉重复的五刺 5 种，以及 3 种不属于刺法类的“输刺”“远道刺”“巨刺”，实为 18 种。其中最典型、最多的是治疗皮、肉、脉、筋、骨五体之痹的定式刺法，反映出“针至病所”理念的应用盛况。而相同刺法标准以不同名重复出现，这提示本篇取材有多种来源。

为进一步展现《官针》刺法的本来面目，本节着重阐释其在汉以前的应用情况。笔者以汉以前医家、医籍为线索，查阅检索相关刺法文献，其中相同内容取其

表 2 五刺对应刺法

五刺	九刺	十二节刺
半刺(浅内而疾发针,无针伤肉,如拔毛状;取皮气;应肺)	毛刺(刺浮痹皮肤也)	
豹文刺(左右前后,针之中脉为故;取经络之血;应心)	经刺(刺大经之结络经分) 络刺(刺小络之血脉)	
关刺(直刺左右,尽筋上;取筋痹;应肝)		恢刺(直刺傍之,举之前后,恢筋急,以治筋痹也)
合刺(左右鸡足,针于分肉之间;取肌痹;应脾)	分刺(刺分肉之间)	
输刺(直入直出,深内之至骨;取骨痹;应肾)		短刺(刺骨痹,稍摇而深之,致针骨所,以上下摩骨)

源,相似内容取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,最终筛选出能体现《官针》刺法应用,阐明刺法源流,且能加深对深刺法理解的文献,论述如下。

《官针》中大泻刺、赞刺为治痈而设,十二节刺之输刺为治疽而设,扁鹊即以治痈疽而闻名。痈疽刺法的应用有其注意事项,在马王堆、张家山出土的医简中即已记载痈肿当据浅深而治,否则反为其害,《官针》开篇所列用针之过即与此一脉相承。在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可见较多的痈疽治法记载,如《素问·长刺节论》“治腐肿者刺腐上,视痈小大深浅刺,刺大者多血,小者深之,必端内针为故止”^[9],大而浅者为痈,小而深者为疽,其言“刺大者多血”对应于赞刺法“浅之出血”的应用,“小者深之”对应于输刺法“稀发针而深之”的应用。

《官针》经刺、络刺属脉刺法,即刺大脉、络脉之结络。九刺之输刺、远道刺,其所取之穴若在脉上则为脉输,当针刺深至脉时,则也属脉刺范畴。分刺,指刺分肉之间,是刺痹证的通用刺法,《官针》篇中在皮、肉之间操作的诸法实由分刺法稍加变化而成^[11]。在汉以前文献中,脉刺、分刺应用的相关记载最多(脉刺、分刺法的来龙去脉在《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》《新古典针灸学大纲》有大量的阐释,宜参读)。

如《灵枢·热病》“心疝暴痛,取足大阴、厥阴,尽刺去其血络”^[3],《灵枢·杂病》“腰脊强,取足太阳膕中血络”^[3],即经刺之应用。《素问·调经论》“神有余,则泻其小络之血,出血勿之深斥,无中其大经,神气乃平。神不足者,视其虚络,按而致之,刺而利之,无出其血,无泄其气,以通其经,神气乃平”^[9],即络刺之应用。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记载了菑川王患厥病,头热至肩,淳于意刺其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,病旋

已等刺脉输的案例^[12]。再如《天回医简·刺数》记载了关于脉刺、分刺的应用,且“卷帙较为完整”,其中记载了转筋、血衄、身盈等病的刺络、刺脉输、分刺之法^[13]。又如《长刺节论》中分刺、脉刺的应用,“病在诸阳脉,且寒且热,诸分且寒且热,名曰狂,刺之虚脉,视分尽热病已止。病初发岁一发,不治月一发,不治月四五发,名曰癲病,刺诸分诸脉,其无寒者以针调之,病已止……病风且寒且热,炅汗出,一日数过,先刺诸分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,三日一刺,百日而已。病大风,骨节重,须眉堕,名曰大风,刺肌肉为故,汗出百日,刺骨髓,汗出百日,凡二百日,须眉生而止针”^[9],与之类似的还有《素问》之《刺症》《刺腰痛》、《灵枢》之《寒热病》《热病》《杂病》等。只要理解了脉刺、分刺的内涵,就很容易识别其相关应用。

需要特别指出是,《素问》中隐而未发的九刺之“输刺”“远道刺”的应用,其行文模式为,在详论某病的脏腑辨证后,以一两句之文略述相应治法。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详略的差异过大,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聚焦于其间的脏腑辨证,而忽视了其治法的归属。如《咳论》在论述了五脏六腑咳的辨证特征后,道出治法曰“治脏者治其俞,治腑者治其合,浮肿者治其经”^[9]。与之类似的还有《痹论》“五脏有俞,六腑有合,循脉之分,各有所发,各随其过,则病瘳也”^[9],《痿论》“各补其荣而通其俞,调其虚实,和其逆顺,筋脉骨肉,各以其时受月,则病已矣”^[9]等。以上经文所言治法正是“刺诸经荣输脏腑”的“输刺”、“病在上,取之下,刺府输”的“远道刺”。

如果说《官针》是两千年前的刺法标准专篇的话,那么《长刺节论》即是该标准的部分临床应用典型实例,然而笔者遍检汉以前医学文献,发现除刺痈疽、脉

刺、分刺 3 大主要刺法外,其他刺法的应用,类似《长刺节论》的实例很少,这或与古人“粗守形者,守刺法也”的观念有关。《官针》具体刺法的汉以前应用文献,除上文论述的刺痂疽、脉刺、分刺者外,另有恢刺、关刺在治筋痹时的应用,扬刺在治寒气博大之病时的应

用,合谷刺(《太素》作“合刺”,当从)在治肌痹及气积腹中时的应用,短刺在治骨痹时的应用。这些具体的应用,可以加深对相关刺法的理解,笔者以对照表的形式整理,详见表 3。

表 3 《官针》刺法在汉以前应用对照表

《官针》刺法	汉以前应用
恢刺者,直刺傍之,举之前后,恢筋急,以治筋痹也;关刺者,直刺左右,尽筋上,以取筋痹,慎无出血,此肝之应也,或曰渊刺,一曰岂刺	病在筋,筋挛节痛,不可以行,名曰筋痹,刺筋上为故,刺分肉间,不可中骨也,病起筋痹病已止。(《长刺节论》)
扬刺者,正内一,傍内四,而浮之,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	阴刺,入一旁四处。(《长刺节论》)
合刺者,左右鸡足,针于分肉之间,以取肌痹,此脾之应也	病在肌肤,肌肤尽痛,名曰肌痹,伤于寒湿,刺大分小分,多发针而深之,以热为故,无伤筋骨,伤筋骨,痛发若变,诸分尽热,病已止。(《长刺节论》)
短刺者,刺骨痹,稍摇而深之,致针骨所,以上下摩骨也	上下皆满者,上下取之,与季肋之下一寸一本云“季肋之下深一寸”;重者,鸡足取之。(《灵枢·卫气失常》)
	病在骨,骨重不可举,骨髓酸痛,寒气至,名曰骨痹,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,其道大分小分,骨热病已止。(《长刺节论》)

注:扬刺,《太素》作“阳刺”,杨上善注“寒气博大之病,正一傍四内针,浮而留之使温故曰阳刺。有作扬刺者,错也”^[8]。“阴刺,入一旁四处。治寒热深专者,刺大脏,迫脏刺背,背俞也”^[9],其“阴刺”《太素》及《甲乙经》皆作“阳刺”,杨上善注曰“阳刺之法,正内一,傍内四,疗气博大者也。本作阴刺者,字误耳也”^[8]。据此,《长刺节论》阴刺之前,当脱“治寒气博大者”。由于脱此主治,以往注家或以“阳刺”治前文“头痛”,或以治下文“治寒热深专者”“治寒热(将“深专者”断句于后而释经文)”,皆误。而主治的误解,进一步导致人们不能辨识《官针》扬刺、《长刺节》阴刺实为同一刺法,如《赵缉庵针灸按摩真传》虽引马蒨“此节当是阳刺误为阴刺”之语,但仍以《官针》扬刺“治寒气博大”与《长刺节论》阴刺“治寒热”不同,而误以两者为不同刺法^[14]。当明辨之。

从汉以前刺痂疽,到《天回医简·刺数》刺脉输、“因所在”,再到《灵枢》《素问》相关刺法应用,所反映的是经脉分部理论的逐步确立。同时,“针至病所”由直刺痂疽等早期的朴素形态,过渡到《调经论》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认知模式下的,以刺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为主的形态,体现了“针至病所”的发展图景。

在此发展历程中,古人还总结出了这些刺法应用的禁忌。无过其道,刺骨、筋、脉、肉、皮各有浅深,过其道则“反为大贼”,如《素问》之《刺要论》《刺齐论》;无反其时,春、夏、秋、冬刺各有所宜,反其时则增病,如《素问》之《诊要经终论》《四时刺逆从》;无中要害,不当刺中五脏等要害,中要害则死,如《素问》之《诊要经终论》《刺禁论》《四时刺逆从论》。这些刺禁在提醒后人应用注意的同时,也承载着古人在针刺领域不断探索的精神——一次次的针刺失败之后的经验总结!

4 结语

《官针》知九针之宜而有所施,其所记载的彼时具有代表性或比较成熟的定式刺法,与“九针应病”有很强的对应关系,九针刺痛,刺病在皮、分肉、脉,刺诸痹,刺五脏病,是九变刺、十二节刺的重要内容。

《官针》中的刺法是无需经脉分部理论指导的“针至病所”刺法。其中九变刺在《寿夭刚柔》三变刺基础上演变而来,十二节刺则直接道出了《官针》刺法的理论基础——十二经内连脏腑外络肢节,九变刺与十二节刺一道,深受“针至病所”理念影响。而五刺的重复式出现,则提示《官针》取材的多源。

《官针》刺法汉以前的应用,可以清晰地看到,“针至病所”由最初朴素的形态,发展至以刺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为主的形态,并形成了“无过其道”“无反其时”“无中要害”的刺禁要点。

诸多“针至病所”刺法之下,单列刺气穴之三刺,反映的或是“针至病所”向“气至病所”的过渡阶段。其演变的结果,恰如后来所看到的,随着经脉分部等理论的确立,以刺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为主的“针至病所”刺法,逐渐居于次要地位,而以刺脉输、刺气穴等为主的“气至病所”刺法则成为后来的主流^[10]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介宾. 类经(下)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6: 576.
- [2] 马蒨. 黄帝内经注证发微(下)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7:819, 822.
- [3] 灵枢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63:21-23, 62, 64.
- [4] 张志聪.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2:62.
- [5] 段玉裁. 说文解字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17:191.
- [6]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. 汉语大字典[M]. 武汉:崇文书

局;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 2018:1547.

- [7] 赵百孝. 论针灸“皮脉肉筋骨”层次论治方法[J]. 中国针灸, 2005(6):433-435.
- [8] 杨上善. 《黄帝内经太素》新校正[M]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 2006:516, 464, 489.
- [9] 素问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63:217, 243-244, 249, 285-287, 330, 335-336, 342-344.
- [10] 黄龙祥. 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9:126, 255-256.
- [11] 黄龙祥. 筋病刺法的演变与经筋学说的兴衰[J]. 中国针灸, 2023(8):855-867.
- [12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10:6320.
- [13] 天回医简整理组. 天回医简(下)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2022:76-89.
- [14] 赵寿毛. 赵缉庵针灸按摩真传[M]. 北京:人民军医出版社, 2007:146.

收稿日期 2024-09-11



《上海针灸杂志》简介

《上海针灸杂志》(CN 31-1317/R, ISSN 1005-0957, 月刊)创刊于 1982 年,国内外公开发行(国际贸易代号 M0657,国内邮发代号 4-360)。快速报道针灸学和相关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。目前已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(CSCD)、中国核心期刊(遴选)数据库、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、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、万方数据库、JST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、WHO 西太区医学检索(WPRIM)等数据库收录,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。《上海针灸杂志》网址为 <http://www.acumoxj.com/home.html>, 微信公众号为上海针灸杂志。